



離別的月台票

常保年輕心境的洪弟七

深情的嗓音，俊俏的外型，六〇年代以一曲〈離別的月台票〉走紅台語歌壇，是當時少數擁有公務員身份的歌手之一。四十幾年來，洪弟七的歌聲，伴隨許多人走過年少歲月，愛唱歌的天性，也讓他常保一顆年輕的心。



就讀日本埼玉中學時的洪弟七。

愛唱歌被編入勞軍團

日治時期，洪家算是富農人家，擁有多部留聲機。喜歡音樂、拳擊的五哥洪欽茂，不但會彈奏多種樂器，戰後還曾代表台灣赴中國參加「世界拳擊比賽」，洪弟七的音樂教育啓蒙於疼愛他的五哥。

在台灣就讀公學校五年級時，由於大姐和四對兄嫂都在日本，十一歲那年，他也遠赴日本東京，就讀於本鄉區元町小學。洪弟七提到他最近到日本東京旅遊，有一晚朋友招待到東京附近景點吃飯，稍有醉意的他，突然覺得地名和景致相當熟悉，猛然想起，吃飯的景點正是他在日本就讀國小時，經常出入的地方。位於車站附近的元町小學仍在，由於時間緊迫，無法回學校故地重遊，讓他頗為遺憾。

國小畢業後，升上埼玉中學。當時的學制是國小六年，中學五年（含高中）。中學二年級暑假洪弟七回台，因鼻疾開刀，由於鄉下地方醫療設備不足，致使大量失血，緊急從二林坐電聯車到台中就醫，由於失血過多導致貧血，眼看日本學校開學在即，但兄長不放心身體虛弱的他還要坐四天三夜的船到日本，洪弟七只好留在台灣休養，並繼續未完的學業，後來畢業於苗栗中學（現苗栗建台中學）。

畢業後，任職於「二林街役場」，戰後更名為「二林鎮公所」。喜歡唱歌的他，經常被派參加「勞軍團」；日治時期，慰勞日本兵；戰後，參加彰化組「彰化縣勞軍團」，全台巡迴慰勞國民黨兵。

在參加「日軍勞軍團」時，隨著日本戰情吃緊，日軍加強訓練「海軍特攻隊」，也就是採自殺式攻擊的「神風特攻隊」。洪弟七表示：「戰爭期間，民生物資匱乏，台灣人民想購買米、糖等物資都要私下向比市價高數倍的『黑市』採買，但是『神風特攻隊』營區內，食物、麵堆積如山，還有未曾看過的牛肉罐頭，但這些年輕的生命，也許隔天一出任務就再也回不來了，因此參加勞軍團唱歌娛樂他們時，總有難以言喻的心酸。」

出唱片自取藝名

戰後，喜歡唱歌的洪弟七經常利用假日參加各地廣播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，每次都奪冠，原是中台灣廣播名嘴周進升的忠實聽眾，周進升與人

文·圖片提供／郭麗娟

合資創辦中興電台時，周進升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便把他介紹到台南亞洲唱片。

亞洲唱片幫他籌錄唱片期間，正逢白色恐怖時代，經常在節目中評論時政的周進升，於1962年被有關單位發出「禁播令」；禁止他主持廣播節目。同年，台灣電視公司開播，邀請他到台北主持「寶島之歌」台灣歌謠節目，中國廣播公司也在那年舉辦第一屆歌唱比賽，周進升就鼓勵洪弟七到台北參賽。

當時中廣邀請各地方台入選的前三名與賽，再從初賽、複賽、決賽、總決賽後評定名次，「每一場比賽都規定唱台語歌謠，而且曲目不能重複，總決賽當天揭曉名次時，從第六名開始唱名，唱到第一名時，外省籍的唱名員念出『洪棟柒』三個字，當時周先生和我心想沒有入選，就先離開會場，走到門口，主辦單位把我們攔下，說我得了第一名怎麼不上台領獎？」原來唱名員把他的名字「洪棟柒」看成「洪棟柴」。

比賽奪冠卻被念錯名字的事件後，洪弟七決定幫自己取個藝名，由於七個兄弟中他排名第七，是第七個弟弟，便取「洪弟七」為藝名，但坊間又經常誤寫為「洪第七」。

離別的月台票

1962年，洪弟七在台南亞洲唱片錄製第一張唱片〈離別的公共電話〉，隨後出版由他以日曲填台語詞的〈離別的月台票〉，這首歌也成了他的註冊商標；由於日治時期，他曾任職於「二林街役場」，美軍從1945年3月起，幾乎每天半夜都會對台北市進行空襲轟炸，日本政府便將居民疏散到鄉下地方，有兩名畢業自一女和二女的日籍女孩，被疏散到二林，由於日軍廣徵兵源，街役場裡缺人，上司就請這兩名日籍女孩到街役場上班。

洪弟七有兩位日籍兄嫂，兩名女孩經常到他家找兄嫂聊天，後來其中一名女孩委請同



1962年，參加中廣歌唱比賽奪冠，名字卻被念錯的事件後，便自取「洪弟七」作為藝名。

事到他家談親事，希望能嫁給他，當時才十八歲的洪弟七尚未將感情和婚姻納入生活中，無緣的結局隨著日軍戰敗，當日籍女孩被遣返時，從車站打公共電話給他，希望能見面道別，洪弟七急忙趕到車站送行，只能送走哭紅雙眼的日本女孩。雖然沒有情緣，但總有份同事情誼，當火車慢慢駛離，洪弟七心中有著淡淡的愁緒與不捨，於是將這份情愫寫成〈離別的月台票〉：

為著要甲伊相見，
走甲面青青，
前後氣喘攏未離，
滿身流汗點點滴，
無情夜車做伊來開出去……

喜歡唱歌的洪弟七，經常被派參加勞軍團，此圖攝於1951年，他在二林鎮軍民同歡晚會上演唱。



洪弟七收藏其在台南亞洲唱片出版成名曲〈離別的月台票〉唱片封套。





同步錄音趣事多

回想七〇年代在台南亞洲唱片錄製歌曲，洪弟七表示，錄音室裡雖然裝有冷氣，但當時採樂師和歌手同步錄音，本來就悶熱加上人多，只好到製冰場買來大冰塊放在錄音室裡消暑氣。當時的錄音實況是，一支麥克風擺在歌手前面，樂師在歌手後方，就這樣錄音、收音。最讓洪弟七難忘的就是錄新歌時，歌手和樂師都是到了錄音室才拿到樂譜，由於樂師大多在餐廳或舞廳兼職，都希望盡快錄好趕場，這樣對歌手來說就有「錯不得」的壓力。

「因為一旦唱錯，全部都要重新來過，樂師也會不高興，但是到了錄音室才能拿到歌譜，沒有時間事先練唱，所以沒有實力便馬上挨樂師白眼，尤其正式錄音時，錯一次，樂師還能忍耐，錯第二次，有時樂師就會開罵或損歌手：到底會不會唱歌？萬一錯第三次，歌手最好趕快挖個洞躲起來。」洪弟七生動地形容樂師的脾氣，逗得旁聽者哈哈大笑。

懷念的播音員

1963年4月，周進升決定投入第三屆省議員選戰，洪弟七利用工作之餘擔任助選員。周進升高票落選，因而非常沮喪甚至有遠離廣播圈的想法。洪弟七和詩人周希珍、作詞家蟄聲(本名陳坤嶽，歌手陳芬蘭的叔叔)等一群好友，為了鼓勵他，希望挽留繼續留在廣播界，便計劃為他寫一首歌，洪弟七從最新出版的日本雜誌，看到專題報導日本作曲家吉田正的第

洪弟七偕同妻子赴日旅遊，在日本知名歌手美空雲雀的紀念碑前留影。



從忠實聽眾到情義相挺的好友，洪弟七與一群好友為廣播名嘴周進升(右)所集體創作的〈懷念的播音員〉，成為台語歌壇最感人的故事。

兩千首紀念曲，便以該曲為旋律，集體創作，重填台語詞寫下〈懷念的播音員〉：

雖然妳跟我，
每日在空中相會，
因為妳溫柔，
甜蜜的聲音可愛，
彼日給我忍不住，
為妳來心迷醉.....

這首歌溫暖了周進升的心，讓他決定繼續留在廣播界，至今仍堅守廣播崗位，繼續在中台灣主持廣播節目，這首歌的創作背景，也成了台語歌壇最感動人心的故事。

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，台語電影蓬勃發展，整整在台灣歷史上風光了近二十多年，各種類型的台語電影風起雲湧，發展至後期，「台語歌影片」蔚為流行；在台語歌被禁唱及電視上無法發聲的箝制下，台語歌手為了重覓舞台，紛紛投入台語電影的拍攝，許多當紅的歌手成了電影主角。

洪弟七從1963年開始，拍攝過「憶難忘」、「歌星淚」、「良心賊」三部電影，也隨片登

台，「拍電影比唱歌困難多了，因為演電影要作表情，也要注意肢體動作，配音時，還要跟得上拍攝當時的口白與節奏，還是唱歌比較輕鬆。」

除了亞洲唱片外，洪弟七也曾為海山、惠美、葆德、麗歌等多家唱片公司錄製唱片，也以「麗鳴」、「哲夫」等筆名，填過數十首日曲台語歌。

擁有「二林鎮公所」公務人員的身分，利用公休假日登台作秀，引起同事不滿，洪弟七在五十歲時申請退休，專心發展歌唱事業。退休後，曾在周進升經營的竹南天聲廣播公司和彰化國聲廣播公司，擔任廣播主持人年餘。

如今，深居彰化縣二林的他，除受邀上電視、參與台語老歌演唱會外，有空就和朋友到卡拉OK唱唱日本歌，而且是學唱最新流行的日本歌。四十幾年來，洪弟七的歌聲，伴隨許多人一起成長，愛唱歌的天性，也讓他常保一顆年輕的心。

